

拂去历史尘埃 重温云烟往事

——写在纪念云南省烟草公司成立 30 周年之际(三)

□ 刘伟 本报记者 魏新梅

云产卷烟的辛酸往昔

在大品牌主导市场的今天，红塔山、云烟、红河、玉溪四大云产名牌卷烟在全国各地的卷烟零售店都能看到，其产量和销量都名列前茅，声誉响彻神州大地，而在数十年前，云产卷烟却如同一个初生婴儿那样娇弱。

1973 年云南省委研究决定发展“两烟”，省委副书记郭超同志组织省经委、轻工业厅、机械厅以及其他部门开会研究如何发展，在会上成立“云南烟草机械会战领导小组”，以设备改善卷烟厂生产条件，分布在昆明、玉溪、曲靖的 20 多个机械厂参加了会战，历经两年，云南新建卷烟厂的设备都得到了满足，老卷烟厂的设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

由于云南的机械水平很低，在旋转式切丝机这个关键部位卡壳了，专利是上海轻机厂的，承担研发的昆明市机械厂派人前去学习却遭到拒绝，最后通过关系才拿了一套图纸回来，大家日夜攻关终于做出了 14 头的涡轮滚刀，高兴地起名叫“争气刀”。至省烟草公司成立前，基本完成了昆明、曲靖、楚雄、昭通五大烟厂和大理、会泽、绥江、春城四个卷烟厂旋转式切烟丝的装备和制造任务。

80 年代初，云南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，批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，改造陈旧落后的卷烟工业，约 5 年以后上青天(上海、青岛、天津)等地原本先进的烟厂才如梦初醒，急忙进行技改工作，但已经远远落后，难以追赶，云产卷烟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设备奠定了大发展的硬件基础，迎来了一统天下的时代。

时任昆明卷烟厂厂长的周善生是技术工人出身，非常注重先进设备的作用，他在 1976 年引进了云南第一台莫林 8D 卷接机，而后又引进了西德

的包装机。先进的设备大大改善了卷烟的质量，在评吸时上海卷烟厂由国产设备生产的滤嘴烟出现了漏气的现象，而昆明卷烟厂生产的云烟红山茶则不漏气，云烟和红山茶甚至卖到了香港。当时筹备组 7 个同志，思想非常统一，一定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，以发挥云南烟草优势。

为了保障云南各卷烟厂的正常工作，老一辈云南烟草人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也受过不少委屈。当时云南省无法生产卷烟所必须的盘纸，必须到全国唯一的生产厂家杭州红旗造纸厂去进货，“我们有指标，它仓库里也有，但就是不给我们，去厂里问推脱没有车皮，去车站问又说没有纸，最后送了礼，经过了一些波折才把盘纸采购回去。”何老先生感慨地对记者说道。七十年代省委把生产盘纸的任务交给 122 部队(二炮系统)在建水县的一个纸厂，通过公关，完成了生产盘纸的任务。

1982 年 5 月，因全国烤烟、卷烟产品大量积压，中国烟草总公司采取了关停计划外烟厂和控制烤烟生产的措施。楚雄烟厂就在整顿范围内，楚雄州委书记余活力激动地对省委书记安平生说：“书记，我们楚雄很穷，是个民族地区，我本身也是少数民族，我不为全州几百万老百姓着想，我为哪样着想，楚雄烟厂我不下，要下你就把我的帽子拿掉。”

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，云产卷烟跌跌撞撞的壮大着，到 1983 年，云南省的优质名牌烟比重、外销烟数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，占省财政收入 51.9%，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。由于坚定地搞好技改，进口世界先进设备，云南的烟厂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已比国内其他烟厂先进 7 年左右，形成了不可逾越的优势。

历史像一辆驶向永恒的列车，无论多么熙来攘往，留下的都是被时光

雕刻的经典。当云南省烟草公司走过 30 的曲折历程后，重温以上的人和事，铭记历史开拓未来，如下闪光的名字同样必将伴随着云南两烟的辉煌载入云南烟草史册——

普朝柱：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，在云南烟草事业的快速发展阶段有着突出的贡献，多次参加行业会议，为重建红河卷烟厂，亲自到国家局协商。

郭超：原云南省委副书记，在云南烟草事业的创业阶段投入了很多关怀，为方便烟草机械设备会战小组成员与地州机械厂的联系，自己走路上班，把车子借给小组办公室使用。

和志强：原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，亲自抓云南“两烟”产业，在 80 年代为云南烟草的起飞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决策。

王世超：原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，省烟草领导小组组长，多次召开会议确定云南要将两烟事业作为“拳头产品”来抓，经常到曲靖、昭通、玉溪、大理等烟叶主产区协调烤烟调拨工作。

单志超：原省经委主任，云南烟草机械设备会战组长，非常支持云南烟草的发展。

王春波：原玉溪行署副专员，对玉溪烤烟和卷烟生产工作亲历亲为，被人民群众称为“烟专员”。

詹金华：原省烟草公司副经理、总农艺师、推广研究员，在“烟水配套工程”、“主料烟栽培技术与开发”、“玉溪卷烟厂优质烤烟基地 10 年建设工程”、“香料烟攻关课题”等烟草研究和推广项目上有突出贡献。

褚时健：原玉溪卷烟厂厂长，短短数年时间便将一个产量低、质量差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、全球第四的大型卷烟工业企业。是全国公认的“烟王”。

孙瑞立：原楚雄卷烟厂厂长，省烟草学会第一任秘书长，非常重视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。

邱健康：原红河卷烟厂厂长，大胆摒弃其他卷烟牌号，专注发展红河卷烟，是全国唯一一个只有一个牌号而且效益很好的卷烟厂。通过捐资办学校，开发温泉等积极带动弥勒县地方经济发展。

李树金：原曲靖卷烟厂厂长，对厂容厂貌、改善提高职工生活非常重视，管理模式先进，开创以规章制度管理工人。

杨开贵：原昭通卷烟厂党委书记，在基础设施建设 and 引进设备上做了很多工作，通过美籍华人朋友进口了 20 多套格兰特卷接机。

马子肖：原会泽卷烟厂厂长，是全国生产规模在 10 万箱左右小厂的标兵，创卷烟单箱税利最高纪录。

张崇范：曾任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、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，在育种、栽培、烘烤、植保都取得了突出成绩，为推进云南烟草生产技术进步、为云南烟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雷永和：曾任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、党总支书记，在基础设备及其简陋、工作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，不畏艰苦，以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断实践探索，在包衣种子等科研项目都有突出贡献，曾受到了时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是唯一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的烟草专家。

……

后记

创业不易，守业更难，当代云南烟草人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创业者勇于拼搏、敢为人先、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以“争先创优、永攀高峰”的坚定信念，树立高原情怀，发扬大山精神，肩负着发展云南烟草事业的光荣使命，把云南烟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，笔者坚信而立壮年的云南烟草事业必将更加地辉煌!

周之江：烟事与烟史

几年前，曾到香港一游，对我这资深“烟民”而言，意外收获是被动减少了吸烟量。酒店、餐厅等公共场所，一律明文禁止吸烟，街头常见的一景，是白领们利用公休时间，冲下写字楼来过瘾。男男女女，衣冠楚楚，簇拥垃圾桶前，吞云吐雾，旋作鸟兽散。待了 4 天，消耗还不到一包烟，痛感要限量乃至戒断也非难事，回来后，没有环境约束，很快也便依然故我。

烟是成瘾品，不劳饶舌，人皆知之。而戒烟不易，也是老话题了。清人王士慎的笔记《甘分余话》就说：“韩慕庐宗伯嗜烟草及酒，康熙戊午与余同典顺天武闈，酒杯烟筒不离于手。余戏问曰：‘二者乃公熊，鱼之嗜，则知之矣，必不得已而去之，二者何先？’慕庐俯首思之良久，答曰：‘去酒。’众为一笑。”

甚矣，戒烟之难，韩慕庐这个回答真是深获我心。

新近上网，看到一篇报纸评论文章说，早在参加对世卫组织“控烟公约”谈判时，有官员表达不满，认为“控烟”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。作者不以为然并提出三条反对意见：假如控烟成效显著，烟草消费下降，那么其他消费就会替代上升；控烟之后并非烟草销售就会大幅度下降；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力量是人，而控烟恰恰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。

我虽吸烟，但绝不反对“控烟”，只是由此联想，颇想借机说说烟的历史，或者不无启发也未可知。

关于烟的记载可说甚早，唐代《外台秘要方》即谓，治疗哮喘，可用“款冬烟自筒出，则口含筒吸取烟烟之，吸烟使尽之”。清人赵翼《陔馀丛考》也说，唐诗有云，“相思若烟草”，“似唐时已有服之者”。当然，此烟是否今时之烟，恐怕还不好断言。

一般认为，烟草传入中国，约在明万历年间。《陔馀丛考》就曾引用王肱《枕蚓庵琐语》，谓“烟叶出闽中，边上人寒疾，非此不治。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。崇祯中下令禁之，民间私种者回徒，利重法轻，民冒禁如故。寻下令犯者皆斩。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，遂弛其禁。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，崇祯末，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。据此，则烟草自崇祯时乃盛行也。”

王士慎的另一本书《香祖笔记》也记载说：“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，无不嗜烟草者，田家种之连贻颇获厚利。考之《本草》、《尔雅》，皆不载。姚旅《露书》云，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菰，一名曰金丝，一名醮，烟气从管中入喉，能令人醉，亦辟瘴气。捣汁可毒头虱。初漳州人自海外来，莆田亦种之，反多于吕宋。今处处有之，不独闽矣。”

不难看出，其时烟草种植已相当普遍，原因不外乎能获得丰厚利益。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，中国史籍中的吕宋，即今菲律宾群岛一代，有时也泛指整个东南亚地区，而烟草系由西班牙教士自墨西哥

传入，“淡巴菰”便是西语的音译。所谓上自统治阶级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有染上烟瘾者，也是实情，有需求才有供给，否则，哪来“获厚利”之事。

除了崇祯，清代的皇帝中，也颇有因此而深感不安，并积极采取措施者。日本学者川床邦夫著有《中国烟草的世界》一书，据他考证，清太祖、清太宗也都推出过类似禁烟政策，崇德四年颁布的禁令即说：“栽种买卖烟草被捉获，‘定以贼盗论’，其惩罚加号游街、鞭打穿耳外，还要重重罚款。然而，令行而禁不止，利益驱使下，民间仍然私自种植售卖如故，不久即便废止，《东华录》记其事云：“前所定禁烟之令，其种者用者，屡行申饬，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，以至小民效尤不已，故行开禁，惟许人自种而用之，若出边货买者处死。”

此后历朝，烟禁或松或紧，屡有反复。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嘉庆朝，江苏监生周口上奏折，主张“种烟地亩改种五谷”，而皇帝却说：“民间食烟习非一日，所种之地，不过农田千百之一二，不足以伤农。且以不屑禁止之事琐琐烦扰，徒属无益，应毋庸议”。驳回了禁烟的上奏，清朝的烟草政策也自此定调。

禁令既开，烟草更广广为流行。到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吸食更为简易、携带更为便利的纸烟出现，其在民众中的普及速度之快、成瘾面之广，几乎可谓前无古人。民国时期，陈邦贤著《自勉斋随笔》即说：“自从纸烟盛行，水旱烟已渐趋绝迹了。在四川仍看出不少吸水旱烟的人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形。”

在医学尚未充分证明烟草危害之前，吸烟甚至一度被视为男子气概的象征，烟草广告随处可见。美国人海莲·汉美的《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》写道，她当时正在为电视剧集《埃勒里·奎因的冒险》写剧本，刻意设计了一截沾着口红的烟蒂作为破案线索，不料，此剧系由百优雪茄公司赞助，全不能出现“香烟”这个台词儿，她在信里抱怨道，“就连在场景里安排一只烟灰缸也不许出现烟屁股；也不能摆雪茄屁股——厂商嫌不好看”所以，只要剧情出现烟灰缸，里头全好端端的搁着一管全新的、未拆封的百优雪茄！”

读书至此，简直喷饭。回到文章开始时的话题，控烟之法，除了在公共场所能禁皆禁之外，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烟盒上印制显示吸烟危害的图片，骷髅烂肺，无比骇人。不过，此法倒不新鲜，中国古人早已发明。

清人陈康祺《郎潜纪闻二笔》说，康熙皇帝极其讨厌吸烟，“溧阳史文靖、海宁陈文简两公，酷嗜淡巴菰，不能释手”。康熙便赐二人以水晶烟管，“偶呼吸，火焰上升，爆及唇际”，硬是把这两位给吓坏了，从此不敢再用。

只是，到底是被火焰吓倒，还是揣摩圣意后主动戒烟，还真是不好说的事。(据新华社每日电讯)

郑海燕：私企白领返乡种烟

□ 海峡

在福建永定县培丰镇洪源村见到种烟大户郑海燕时，她正穿着长筒水靴，组织工人清理水沟，排除积水，为烟苗培土、施肥。

攀谈中笔者了解到，郑海燕 1981 年出生于培丰镇文溪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80 后”。她不但年轻貌美，而且很有才，大专毕业后在厦门特区一家私企做了好几年白领。

笔者不解地问她，“为何好端端的白领不做，回来种烟了？”郑海燕笑着说，白领永远是那个打工仔，种烟情况就不同了，自己当大老板。现在，她承包了 100 多亩地种植烤烟，如果不出现异常气候，预计可收益 15~20 万元，是白领收入的好几倍。

可当地的情况是，培丰镇是永定县的重点矿区，煤炭大规模开采已有



几十年历史，水资源逐年枯竭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晌。“你怎么就认准种烟了呢？”面对笔者的疑问，郑海燕转向一旁的永定县培丰镇烟草站站长黄强说，“你问问黄站长，他更晓得……”

原来，国家烟草专卖局今年出台新政策，烤烟综合价格大幅提升，平均一公斤提高了八九块钱，种烟利润空间增大。近年来，烟草部门在培丰镇投入 30 多万元，筑了水坝，建了水库，彻

底改变了当地缺水的面貌。在洪源村，烟草部门逐年加大对这里的烟基工程建设力度，修建了 2 条灌溉水渠，长 2 公里多；硬化了 5 条机耕道路，约 4 公里长。烟基工程建设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，让农业机械化有了用武之地。“这样一来，节省了劳动力，降低了成本，经济效益就更加明显了。”黄强说，“烟草公司还有一些补贴，比如新建烤房，搭建育苗棚，购买起垄机等。有了这些补贴，烟农的资金投入就大为减少，风险自然就降低了。”

郑海燕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、有学历、见过世面，接受新知识、新技术的能力特别强，又有管理经验和一定的资金积累。黄强认为，相比 50 多岁的老种烟大户，她更具潜力，更容易培养成职业化、知识化的烟农。

承包 100 亩烤烟需要投入多少资金，风险大不大，同其他烟农一样，这

是郑海燕必须考虑周详的问题。关于投入，她如数家珍地列出了一个清单：搭建 1 座育苗棚 5000 多元、购置 2 台起垄培土机 18 万元、新建 6 座烤房 3 万多元、租佃田块 3 万多元、买肥料 4 万多元、雇工 10 万多元，总共要投入 20 多万元。“世界上哪有没有风险的买卖？”郑海燕说，烟田相当于露天工厂，利润越大，风险也就越大，关键看如何规避。利好消息是，烟草部门提供产、供、销一条龙服务，合同内烟叶实行全等级全数量收购，不存在市场风险，而且政府、烟草部门还为烟农进行了烟叶种植保险，可以大大降低烤烟种植风险。

与郑海燕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：她已经找到了种烟的窍门，不愧是在经济特区摸爬滚打过的白领，承受风险的能力比一般烟农强，也更有雄心壮志。

把自己从烟民中开除

□ 张有庆

我 20 岁来开始抽烟，有 50 余年的烟史。初时，抽老旱烟，烟锅的头头是一个黄铜的，体积微小，嘴子是石头的，用笔杆来做烟锅杆，这支烟锅伴我走过几十年的烟民历程。旱烟锅丢开后，改以吸纸烟，什么劣质的双鱼、宝成、黄金叶、金丝猴、软延安等，我都抽过。这些年月里，我所收获与得到的是胸闷、气短、多痰、咳嗽、哮喘、胃不舒服。

我有晚间读书的习惯，一读就是几个小时，随之而来的又是旱烟锅在炕楞上“啪嗒，啪嗒”磕打烟灰的声音。窑里一片乌烟瘴气，空气令人窒息。我虽沉浸，迷醉在书香氛围之内，感受着知识与智慧的大餐，领略着意想不到

的美妙境界，灵魂走进圣殿的家园。但，浓烈的烟味弥漫，与书香的境界形成极大反差，令我亦禁烟而不能，不禁烟而心存遣责感，为此徘徊几十年。

在抽烟的人群间，素有“烟火不分家”一说。即便不带火者，如火镰、火柴、打火机，可向不熟人来借火用之；若烟袋空空，或手中没有烟锅，可向别人索要来吸烟，大过过瘾。主人会双手捧来烟具，让你吸个够。也有吸烟者常常不拿烟或烟具，经常向他人索要烟抽。为此，有人编出顺口溜“头等吃烟，吊把火镰；二等吃烟，没拿烟袋；三等吃烟，赤手空拳”来嘲讽抽烟者的丑陋形象。

抽烟者的不良行为，遇到知己、熟人或朋友、上司，首先以烟开道，相互敬赠，多多益善。越是这种场合，这一

境界，吸烟量越大。本人忘掉尼古丁摧残身心健康，亦给对方也隐隐地埋藏下亚健康的隐患，是集体残害健康，大家对生命的一种漠视。

抽烟的陋习，在集体场合下，公共场所里，人们聚会间，会餐的饭局上，不吸烟的人们，被笼罩在浓烈的烟雾里，不是出气受阻，就是呼气难受。又是烟呛，又是气闷，又是咳嗽，欲有避而躲之的心意，亦不可能逃出这一窘境，只得活受罪。然则，烟民们又不理解不抽烟者的心态，只管尽情地吞云吐雾，尼古丁四处游走，乌烟冲出口口，“瘴气”直钻鼻孔，污浊空气满世界飘荡，实是大气污染、人类的公害，不言而喻不抽烟者的健康埋下定时炸弹。

我深深感到，吸烟的陋习给我身



体带来的损害是莫大的，不戒烟到了不容的境况。去年早些时候，下了决心戒烟，过了半月之时，举起笔来写东

西，必要思虑一番，一进入思考的境界，烟虫塞满脑袋，撩拨得支持不住，折磨得苦疯了一般。无奈，就来了个少

抽点的想法来安慰自己，起初是少抽了几口，有头昏不适的感觉。没过两天，只要抓起笔来，烟就一支一支地接着抽，早把戒烟的事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今年春上，胃溃疡越来越严重，不得不进医院。医院有亲切、感人、和善的戒语“感谢您不吸烟”，我市创建文明城市也提倡远离吸烟这类标语，给我心灵的震撼是极大的，教育也是深刻的，我吸烟的陋习有所收敛。实在烟瘾来了，就到楼底下或卫生间，抽上几口再将烟熄灭，一盒烟到我出院时还没抽完。现在，我已远离烟雾瘴气的抽烟陋习两个多月了，手术刀的锐锋，不但切除了我的病魔，也斩断了我 50 余年的吸烟不良习惯。现在，在别人面前，若有吸烟者，闻到烟味实在呛得难以承受，老想避而躲之。若遇到三个窟窿冒烟者，心中便有烦躁、讨厌之感，觉得对生命是种不负责任或践踏的行为。